

◆民间笔记

我家的年夜饭

江毛安

每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，我是非得去老爸老妈家的。2023年1月20日，农历壬寅腊月二十九，我依旧前往。我用老爸早先为我配好的钥匙（他为每个子女都配了房门钥匙）打开了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卤香味扑鼻而来，他正在厨房里忙。进门后我没有去打搅他，看着客厅墙上目光慈祥的老妈遗像，浮想联翩……老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。这对相濡以沫、患难与共、互敬互爱的老夫老妻已过58周年婚龄，在我们兄弟姊妹的眼里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们二人是这个世界上感情最好的一对夫妻。

老爸见我进门，忙不迭地引着我看他这几天精心准备的大年夜和正月初一的菜品。层层叠叠的卤菜就让我眼花缭乱、垂涎欲滴，他又接着说了好几个届时准备的炒菜和烧菜，更让我赞叹不已。其实，过去与外婆、舅舅家住在一起的很多年就是他和外婆共同制作年夜饭，分开过以后平时都是老爸一个人烧菜做饭，老妈偶尔为之或打打下手，年夜饭自不必说，那是老爸一个人的“专利”。他渐渐衰老，我们兄弟姊妹都劝他不要再辛辛苦苦做年夜饭了，但他倔，仍然每年如此，我们也只好由着他了。对于他今年精心制作的年夜饭，大家赞不绝口，一致的评价是，既好看，又好吃！我认为，他做的炒菜已然很好，但他做的烧菜、卤菜则更好，超过了我所吃过的任何一家饭店，用我侄女儿的话来说就是“超好吃”。我数了一下，共有15道菜，那可不是变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做出来的，出自一个已经88岁的老人之手！

上面所说的是老家“主会场”的年夜饭，我们家还有另外两个“分会场”的年夜饭呢。一是弟弟一家在深圳的分会场，他一家三口因疫情爆发，先后都“阳”了，时间跨度达20余天之久，等到我弟弟最后“阳康”了，大年也快到了，时间太紧迫，无法回桐城团聚，故决定在鹏城过年。二是侄儿、侄媳小家庭在桐城的“分会场”，两个年轻人也先后中招，“阳康”后决定在小家庭过年，与儿媳的奶奶、爸爸和妈妈一起吃年夜饭。

年夜饭开始后，大家在微信群里互动，比菜的数量，比什么菜好吃，相互逗乐，并纷纷晒出自家的年夜饭和吃饭时的场景图片。呵，与其说是在晒图片，不如说是在晒浓浓的喜庆和亲情啊！

“主会场”这边，在老爸家的狭小客厅里，在老妈的亲切“注视”下，伴随着年夜饭的进行，老爸的“思政课”也同步开讲，他讲述我们国家和我们家庭一年来发生的大事、喜事，赞扬子女和孙辈取得的好成绩，展望子女特别是孙辈的发展前景……这一项内容其实原先属于革命烈士后代老妈的“专利”，但老妈走后，老爸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接力棒。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啊！

正月初一，我将我家除夕主、分会场的年夜饭图片发至朋友圈，标题就叫“晒幸福”，竟得到近150人点赞、好评，创下我使用微信以来获点赞、好评的最高纪录。大家点赞，应该是既有祝福，也有羡慕。



歌唱 李海波 摄

◆流年碎影

1969年的那场洪水

王原

1969年5月28日开始，连续几天的狂风暴雨袭击着老家的那片土地，乌云密布的天空被雷电撕裂，凶猛的洪水越过河堤，翻腾着白浪，顷刻间涌入村庄，村民们在惊恐地吼叫，牲畜在水中无助地挣扎。洪水这对于一个刚刚落脚的“下放户”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

此时，知识青年正去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后来发展到居民户也要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。父亲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大，下放的“指标”自然由父亲完成。5月26日，父亲用“下放金”换来的平板车拖着母亲、妹妹和我来到了桐城县孔城区石南乡杨河大队都老屋生产队落户，开始了全新的农耕生涯。

父亲和母亲都是家里长子、长女，我是父亲、母亲两个家族中的长孙，我虚年7岁。自5月28日开始，雨下个不停，外公放心不下，穿着胶靴，拄着拐杖，冒雨奔赴乡下看望我们。外公年近六旬，我能深刻体会到他对下一代的担心，这种爱是无法用文字来诠释的。

村庄的前面是条河流，当地人称为猫儿刺河，距村庄不足百米，河堤两边长满竹子及猫儿刺，河道窄，年久未修。上游洪水连同瓢泼大雨冲刷着河堤，险象环生。年壮的社员全部上河堤，用编织袋装土护堤，稻田里的水在不断上涨，白茫茫的水很快吞没禾苗。“要发大水了！”年长的邻居建议外公赶早离开，30日下午，几位“会水”的年轻社员用腰子盆载着我外公、母亲及妹妹，送到河对岸，让他们回到当时的城关镇家里。

“河堤破了，快上屋顶……”6月1日上午大约8点左右，村里子不断传来惊恐的喊叫声。水已漫进屋里，而且在不断上涨，土坯墙稻草顶的房子浸泡在水里，院墙上传来大队会计姚椒椒（桐城方言，“叔叔”）的呼喊，他冲进屋内，将我和父亲拉到墙上，并迅速爬上屋顶，几分钟后房子就轰然倒塌……我和父亲终于逃过一劫。

在屋顶上，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半生半熟的小麦粳塞到我嘴里，眼里流着惊恐的泪水。我们在屋顶上度过了一天一夜。雨越来越小了。第二天下午，父亲背着我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蹚着齐腰深的洪水朝着通向大队部的路上小心翼翼地行走着。大队部地势较高，水没有淹上去，大礼堂里坐满男男女女，老的少的抱在一起，哭声叫声连成一片，一位叔叔认出我们是刚从县城来落户的，腾出一块空地让我和父亲休息。人们吃着从水中捞上来的菜瓜、香瓜，喝着大队干部弄来的稀饭充饥。

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，尽管雨水在冲刷着大地，但人们求生的欲望能够战胜一切。在大队部住了一晚上，父亲又背着我绕道州铺公社，沿206国道回城，但走到吕亭公社所在地，鲁洪河大桥已被冲塌，洪水在翻滚着，根本过不去。万般无奈之下，父亲又带着我沿河堤而上，来到了当时鲁洪卫生院，投靠一位远房亲戚，这位被称作“表姑奶奶”的亲戚收留了我们，父亲把我寄养在这里，自己在众人的帮扶下，渡过鲁洪河回到城里。我在表姑奶奶家大约住了一个星期，河水终于退去，父亲把我接到城里的奶奶家。奶奶看到我，一把将我搂在怀中，流着泪不停地唠叨：“回来就好！回来就好！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家里人看着父亲一个人回去，都认为我丧生洪水里，着实悲痛了一阵。

这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遭遇。这次险遇，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真情真爱是那么的珍贵。

◆你我口水

家乡的食物

施小军

“上灯圆子落灯面”，别处过年是以正月十五元宵节收尾的，而我的家乡不知何故要推迟一日来庆祝，俗称“十六夜”。这天大人小孩都要跨火堆，去掉过去一年的晦气，让新的一年红红火火。年纪大点的，还要放放“高升”（鞭炮的一种，一手持杆部，一手用火点头部引线，升空后炸响），取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之意，而孩子们则推出“兔子灯”“荷花灯”“鱼龙灯”等各式的灯来进行比赛。

当然，闹元宵的小吃是必不可少的，吃了桂花汤圆、荠菜春卷、萝卜丝油端子，再来一碗豆腐花，周身通泰。后来读汪曾祺先生谈童年食物，从炒米、焦焦到茨菇、野菜，如此熟悉、亲切。先生是高邮人，我的家乡是兴化，风土人情相差无几。

小时候家里有习惯，要在年前做米酒。糯米浸水泡好，在灶上烧一大锅水，支上蒸桶，把糯米蒸成米饭，倒入陶制的小酒缸中，放入调好的酒药子，再密封，发酵一段时间便可在春节期间食用了。糯米的酒酿孩子们喜欢吃，米黄的酒水是不爱白酒的人的最爱，但香甜可口的米酒喝多也会醉，且醉酒的状态比白酒更糟。妈妈与大舅常谈我外公的“传奇”：他十岁时用麦秸做吸管，把家里库房泥封的十几坛米酒每天喝一点，最后全部喝光，直到家里办酒宴，帮佣去取酒的时候才东窗事发。外公的父亲是老来得子，对他这个儿子溺爱异常，外公成了纨绔子弟，他在他父亲离世后，把家里千顷田地和粮行、谷仓败个精光。

喝一口甜米酒，再来一筷子黄花草，是给个皇帝都不会换的。豆瓣酱炒的黄花草，甫一上桌就被分食而空，也许是春节肉类食多了，大家想清淡些吧。黄花草，又名秧草、草头，古称苜蓿，是苜蓿的一种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里说，“汉使采苜蓿归，天子益种离宫别馆旁”，张骞出使西域，带回来是给马吃。

随着生活质量提高，野草也渐渐成了时蔬，登上星级餐厅的饭桌，且身价不菲，有些地方将它腌成咸菜，用来喝稀饭，甘中微苦，很是爽口。

家乡还一种可以速食的食物，叫做“焦焦”，也就是汪老先生说的焦屑——糯米和小麦炒熟了，用石磨磨成粉末状后密封。我小时候感冒、发热，母亲便用开水冲焦焦给我吃，焦焦调匀后成糊状，搁点糖，有点像今天的芝麻糊，但那时没有芝麻糊，没有豆奶牛奶，能吃点焦焦，再撒一把炒米，特爽口、幸福。再后来，有了麦乳精，可以冲泡，也可以抓着吃，很甜很香，焦焦便逐渐不再见到了。

茨菇，也是家乡过年时常用的蔬菜，可以烧肉、炒青蒜，还可以跟豆腐做汤，但它有苦味，我小时并不爱吃。而母亲做饭前又常让我们择菜，茨菇要用硬币刮去皮，还不能把尾巴搞掉，特别费手，就更让我嫌弃了。长大后，发现饭桌上的茨菇也没那么讨厌，只是喜欢煮烂一点的，太硬怕给肠胃增加工作量。

我台湾的朋友，每次回来，都要点一份青蒜茨菇炒咸肉，说台湾是没有茨菇卖的，只能在回来时大快朵颐。我知道，这点的不仅是菜，而是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